



星空

曹慧民

这几个盎然于版面之上的故事，蒸腾着充沛的元气和连队的生活气息，于细微之处见精神。

它们布下了初夏的一方夜空。一把吉他轻声弹唱，把星光弹成了红草莓。又仿佛将我们带入了熄了灯的电影院，那借由言语和情感营造出来的桥段、瓜葛，直逼银幕上剪辑的一个个镜头，让人分不清、也来不及分清，到底是故事翻版了生活，还是生活模拟了故事。

康德那段关于星空的名言，道出心中有“星空”的人是幸福而自律的。好的故事，就是用生活搭起天幕，让思想与启迪，如同星光闪烁其上。风行高，水润下，精神永远向往着高空。

这是好故事给予我们的物莫能污，现今稀缺得似乎行将远去的自怡境界。

听故事是审美的日常化，在沉思、冥想中，我们会不会培养起一种能力，一种诗意地看取生活的能力。而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勇敢地第一次向这个世界敞开心扉——

那时，我们就进入一个诗人所描述的奇妙境界：看白云时是一个牧童，放牧的是善良的羊群；看乌云时是一个羊匠，把黑石头雕塑成碑林；看繁星时是一个稚童，伸出双手欲捉萤火虫……

高远的精神总是向上攀升！

插图 朱凡

轻装的文书

孙振者

军营新传

非虚构的时鲜故事

老盛是连队的军械员兼文书。一般情况下，只有领取武器时，大家才会想起他是个军械员。其余的时候，老盛的主要工作是文书。

这儿是大风口，冬天，出门训练一定得扣紧衣领。如若不然，呼呼的北风毫不留情地从这儿灌进去。那个冷呦！说不得，想一想都会浑身打哆嗦。可是老盛呢？他没事。他坐在连部里，室内自有一番春天。

夏天来了，又是另一种难受。气温40℃上下，地表温度快60℃了。下士小吕脱下陆战靴，凑到鼻子前，闻闻鞋底。他要确认一下，这股子烧焦橡胶味是不是来自于自己。再看看大家，不知因为天气干热还是口中缺水，每个人的嘴唇上泛着一圈白色分泌物。可是老盛呢？他又没事。他在房间里做表格，热不到、晒不着，还有风凉吹着小风。

训练完回到连队，总有人跑到文书跟前念秧儿：“看看‘盛秘书’这皮肤，真白！”“‘盛秘书’又爽了一天吧！”

听到这些，老盛一肚子委屈。通常的解释是：“我爽？通宵干了一晚，白天又干一天，你试试？”“哎哟！我的腰可疼呢，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

可是谁呢？办公室还能比训练累？老盛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这个时候，连部总要上演一番“唇枪舌剑”，最后也总在“革命分工不同”的大局观下不欢而散。大家走后，老盛还要望着战友离去的方向发一会儿呆，随后挤出两声苦笑：“‘文书’这两字背后，大家又能了解多少呢？”

老盛还是小盛的时候，在战斗班排，那时懂憬的文书生活是这样的：听听电话，下份通知，闲时看看书报……可真当上文书了，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要么东跑西跑，一天下来，屁股沾了几次凳子；要么一屁股沉下来，键盘一敲就是一天。有时候还要面临各级的同时传唤，小盛苦于分身乏术，急得抓耳挠腮，可是“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随着发际线的位置越来越高，头发越来越稀，小盛也就变成老盛了。

队伍集合完毕，即将带走训练的时候，老盛通常会站起来，叉起两手扭扭腰，做做扩胸运动。听着歌声、口号声越来越远，老盛意识到：这不就是钱钟书写的《围城》那样嘛，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大家都羡慕文书，文书也羡慕去训练的大家呀！

人想出来，大家都羡慕文书，文书也羡慕去训练的大家呀！

日子就在你羡慕我、我羡慕你中悄悄流逝，尽管连部内外仍会发生辩论，但总体还算平静。直到有一天，上级工作组要来检查，抽点了九连。

所有人都忙起来了，尤其是文书。LED屏幕的欢迎词还没敲上，工作组却说到就到，还没寒暄完，人已陆续走进连队了。

连长看到老盛满头大汗地跑过眼前，赶紧叫住，把他拉到一边，指着屏幕，瞪眼说道：“让你准备的欢迎词呢？”

“领文件去了，才回来，还来不及弄。”老盛喘着气，尴尬地解释道。

“好吧，我和指导员在里面迎检呢，机灵点啊！”听完连长的话，老盛一溜烟又跑了。连长喊他：“你又跑啥？”老盛边跑边回头：“还有一份文件催得紧。”连长手一扬：“快去快回！”说罢，急忙小跑去陪同工作组。

工作组突然要检查兵器室。人已到了门口，可是门还锁着。

连长立刻喊老盛——双锁制度，一把钥匙在连长手里，另一把钥匙在军械员手上。可是老盛人呢？

连长赶紧拨打老盛的电话，还没等拨通，老盛已飞奔而来。

他克制着喘气，努力保持镇定，插入钥匙，旋转。门开了，工作组的同志鱼贯而入。

连长把老盛拉到一边，“报个文件要这么久？”

“那个报完了，刚刚报的是另外一份材料。”

“就是上午刚下的那个通知？”

“嗯！”老盛点点头。

连长看着满头大汗的老盛，汗水从头顶四面八方地往下淌，唯独鼻子附近没有，因为老盛的眉头拧成了一个高高的疙瘩，就像是突然耸起的一座山，挡住了流向下游的河。连长叹了一口气，他实在没法再劝老盛。

这一切，工作组的同志似乎都看在眼里。于是，不动声色地临时安排了一个官兵座谈会。参加座谈的老盛诉起了苦水，工作组一个随行参谋拿笔飞快地做着记录……

这次迎检过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明显感到连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是连部内外的辩论销声匿迹，另一个是连队外出训练的队伍里多了文书的身影。

又是一个训练日，队伍行进中，进行呼号比赛，大家都憋得出那个异常高亢的“一二三四”特别带劲儿，发出这个声音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书盛天佑。



读《前线》有感(六)
马长城 张耀辉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士官唐溢林来到“回头弯”已经9年。“回头弯”，顾名思义，走到这里回望来路，路弯弯，其修远兮！这个西南从林峡谷深处的哨所，距离最近的村子也要走上半天的路程。

按照惯例，每个月唐溢林都会去一次山那边的村落。出发前，哨长陈军杰像往常一样，把一个黑色的分量十足的挎包交给他。背上这个挎包，唐溢林和随行的赵建松，脸上都露出不易察觉的笑容。

山上藏着一一条小路，被茂密的枝叶盖得严严实实，走出湿热的丛林并非易事。在山下，唐溢林把挎包交给了小赵。唐溢林熟悉地形，可是四处蔓延的藤蔓和树叶下湿滑的泥浆腐木，还是让他俩吃够了苦头。一路翻山越岭，走的疲惫不堪，可挎包里时断时续的响动，又不由地让他们加快了脚步。

从林气候复杂，出发前的艳阳天，突然下起雨来，泥水顺山而下，让本就泥泞的道路更加湿滑。此时，黑色挎包的缝线竟然开始此起彼伏地闪烁着七彩光芒，不过又很快熄灭了。几乎贴着地面前行的两个人，因为那短哲

铃的闪

陈俊龙



而无形的光芒，变得欢快起来。

“班长，刚才亮了，我看到了，像是铃在闪。”第一次出山的小赵激动地喊着，唐溢林提醒他：“你小子，把树藤抓稳了，专心赶路！”

走出丛林，眼前豁然开朗。今日正是赶集日，远远听到汽车的轰鸣声和老乡的叫卖声。走到一块平整的巨石前，唐溢林说：“这里是我多年摸索出来最好的地方，你可要记好了。”

小赵会意地搓搓手上的泥，从挎包里取出一个塑料盒——里面静静地躺着6部手机。这就是此行他们肩负的“特殊任务”。在信号隔绝的哨所，战士们无法及时与家人沟通，只好提前编辑好需要发送的信息，等待着这天由唐溢林带着哨所发送和接收信息。

看着手机屏幕上的信号由零变成了满格，唐溢林和小赵——拿起战友们的手机，放早已编辑好的视频、信息。

此起彼伏的手机震动声，闪烁着最美的音符。小赵颤抖着手点开屏幕，打开微信，31条未读信息映入眼帘，一下辽阔了他的心胸，激荡起为国戍边的斗志。

插图 朱凡

编读往事

苏联话剧《前线》在《解放军报》长征副刊连载，无异于现代启示录，引人思考、发人深省。

在连载的故事里，我们得以见识几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战将戈洛夫夫身经百战，战功赫赫、勋章满襟，然而，他却养成了骄纵跋扈、刚愎自用的顽固性格和行为习惯，置敌情变化、部属建议和战场环境等作战变量因素于不顾，凭一己主观意愿肆意排兵布阵，仓促发起作战，若非青年指挥官欧格涅夫的据理力争和备选方案得到莫斯科批准并及时运用，其结果不可避免酿成危局、险局、败局。

军事领域是最需要不断学习研究和锤炼检验才能掌握主动、控制战局的领域。各级指挥员要不断地学习作战、研究作战、预演作战、参与战争，方能驾驭战争。要着眼世界军事发展变革趋势、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战略目的、战役企图、战术行动等，把握研透制胜机理，研透局部战争典型战例，苦练想定作业和参谋技能，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提升主战能力。

军事领域是最具创新活力、最需创新精神的时代。美军先后创新提出“空地一体战”“战略瘫痪战”“网络中心战”“快速决定性作战”等作战理论，并成功在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得到实践；俄军亦是如此。我们要紧盯世界军事理论动态更新，深刻认识战争客观发展规律，研究创新符合当前作战类型、作战样式、战役战术行动的理论战法，用以指导作战行动。

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的领域。军事理论创新、军事变革、联合作战组织与实施，均需要优秀将领来推动引领和打赢“攻坚战”。鉴于此，在坚持德性忠诚干净担当标准的基础上，应不拘一格培养和选用人才。敢于使用那些闻战则喜敢于打仗、关键时刻豁得出去、冲得上去的人才；敢于使用那些有勇有谋、打仗本领技能高超、能打胜仗的人才；敢于使用那些临危不乱、能够敏锐察觉和预测战争战役战局发展走势的人才。

(作者系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硕士研究生)



长征

第4516期

柔光下的绿壳蛋

冯斌



整。她盯着幽谷一般的天空，明晃晃的，像倒扣的蛋壳，像煮熟的蛋清。

忽而，她思念起妈妈的茶叶蛋，不可遏制地。

谁知晓，在电话上察觉到异样的妈妈连夜赶火车，在晌午就来到了家属院。果然没猜错，妈妈疼惜地看了半晌，又轻轻问小姚想吃点什么。她本不想麻烦妈妈，笑着说：“吃啥都行。”妈妈拧着毛巾想擦擦她的脸庞，小姚因独立惯了，径直接过毛巾，自顾自擦拭着。像是继母的身份被点醒，妈妈默默地，低着头看着地。小姚顿时有

些愧疚，“要不荷包个鸡蛋吧——噢，我吃两个……妈……”妈妈一怔，眼神立时燃起愉悦的火苗。“好好……好孩子……”继而妈妈如得了圣旨般“蹬蹬”地奔向厨房。

殊不知，小姚藏着个小想法。她听人说，孩子要两个鸡蛋吃，亲妈往往会做三个，继母大概只会做两个。亲情就像蛋壳裹着蛋清，看似没有缝隙，却有一些微不可察的细孔，她低吟着这句话。总和继母有些生分的她，猜想着这位妈妈会做几个呢？

热腾腾的鸡蛋面端上来，小姚有意

无意地盯着碗，面条上果然只有两个鸡蛋。她机械地挑着面条，忽而筷子触到了硬物，拨开面条，竟又出现了一个圆滚滚的鸡蛋。再一细看，面底下竟还埋着个。一二三四，四个！感念的心绪蔓延，她愣愣地翻动着鸡蛋。妈妈不好意思地说：“是不是不可口？”她摇摇头，嗓子眼如同被盐块堵住——其实，那是吞咽的泪水。

心底的声音忽然袭来：继母，就是自己的妈妈啊！

她清楚地确定了这位妈妈爱她。她不想再深思下去，可往事止不住浮现——

插图 朱凡